

闲话中国人

烨子 编著

伊伊伊出版社

目 录

一、闲话国人

面具与角色	圆
“交情”与“交商”	圆
文化机制	缘
时尚问题	圆
“圈子”	圆
“公私不分”与“内外有别”	猿

二、现代市井百态

住房：想说爱你不容易	源
汽车：这个时代的必然	缘
市井邻里：相逢如同陌路人	缘
思想争鸣：争鸣之后需清理	远
谈《论语》：让现代中国人脸红心跳 ..	远
“移民”：中国的农转非政策	苑
“治黄”：刻不容缓	苑

三、经济的泡沫与泡沫的经济

员贪欲 :吞噬着人的心灵	愿
圆援大款 ”:人如其名吗?	怨
猿拜金主义 :钱丢了 ,剩下的还是钱	源
源下岗工人 :路在何方	怨
缘文艺界 :商海即是舞台	员
远有偿新闻 :如今不再新鲜	员
苑知识界 :儒商的巧妙结合	员

四、请君对号入座

员星族 :死去活来最疯狂	(员怨)
圆戮力 :追逐者的坟墓	(员怨)
猿观念 :守旧难以冲浪	(员怨)
源新闻 :在中国也有“ 自由 ”	(员怨)
缘媒体 ” 策划者的掘金地	(员怨)
远“ 小女人 ” 都市的亮丽风景	(员怨)

五、现代社会时弊面面观

员救世主 :社会上最大的骗子	(员怨)
圆迷信 :与科学对弈	(员怨)
猿广告 :没了内涵叫我怎么动心	(员怨)

源下岗 :失业者前路茫茫	(员源)
缘密友 ”:隐藏在你身边的炸弹	(员缘)
远摇滚文化 :一场争论的潮流	(员苑)
苑读书用无论 :市场经济的衍生物	
.....	(员员)
愿中国反腐的盲区 :集体腐败	(员远)

六、在迷惘中迷失

员赌 玩的就是心跳	(员圆)
圆炒股 :没有止境的疯狂	(员缘)
猿宠物 :情人是狗儿是猫	(员愿)
源牌迷 :消磨时间的追踪	(员猿)
缘工作狂 : “惜时如金者 ”	(员愿)
远购物 :生活的意义在这里	(员圆)
苑球迷 :麻木的激情	(员愿)

七、伪文化现象透析

员假理论 : “新星 ”变 “明星 ”	(圆员)
圆冒牌学者 : “先入为主 ”的伎俩	(圆缘)

- 猿勳学术 :关公如何战秦琼 …………… (猿园)
- 源明骗术 :坑你没商量 …………… (猿源)
- 缘暗窃术 :你撰稿我署名 …………… (猿远)
- 远厚黑术 :风靡一时的热点学说 …… (猿怨)
- 苑自吹术 :吹了才能赢 …………… (猿园)
- 愿混混术 :不做手脚怎过话 …………… (猿员)
- 怨盗版 :温室中的一颗菜苗 …………… (猿缘)

一、闲话国人

面具与角色

现今，人们的面子观念越发增深。不论在官场、还是在商场甚至在民间，人们均以各种形色出现于世人面前，使自己不丢面子，并在交往中加深感情。

面子既如此重要，那么，它又究竟是什么呢？

首先可以肯定，面子是给人看的东西。“面”这个字，甲骨文从“目”，写成一只眼睛加一个眼眶的形状。李孝定《甲骨文字集释》说：“契文从目，外象面部匡廓之形，盖面部五官中最足引人注意者莫过于目，故面字从之也。”所以“面”有相见之意，如“一面之交”、“一面如故”等；又常与“目”联用，如“面目如故”、“面目一新”等。但“面”与“目”虽都与眼睛有关，意义却不同。要言之，“目”是用来别人看的，“面”则是给别人看的。如果没有人看，则有没有“面”，或者“面目”是可爱还是可憎，都不太要紧。只有当人们看着的时候，才必须特别地注意面子。

人的身上 ,可以让人看的 ,主要是“ 脸 ”。其他部位 ,或不可看 ,或无足观 ,或寻常看不见。唯独脸。不但可看 ,可观 ,而且非看不可。俗云 :“ 出门看天色 ,进门看脸色 ”。如果不善于“ 察言观色 ” ,很可能会无端地“ 碰一鼻子灰 ” ,弄得“ 灰头灰脸 ”地好没有意思。

正因为“ 脸 ”和“ 面子 ”都是可看、可观 ,且非看不可的 ,所以“ 面子 ”有时也叫“ 脸 ” :有面子是“ 有脸 ” ,没面子是“ 没脸 ” ,丢面子是“ 丢脸 ” ,而毫不顾及面子是“ 不要脸 ”。“ 不要脸 ”是极刻毒的话。一个人 ,尤其是一个女人 ,倘若被人骂作“ 不要脸 ” ,便非和你拼命不可。

甚至“ 面子 ”和“ 脸 ”还有一种生理上的联系 :丢面子时会“ 脸红 ” ,得面子 ,也就是别人“ 赏脸 ”或自己“ 露脸 ”时 ,则会觉得“ 脸上有光 ”。总之面子的得失 ,全都写在“ 脸 ”上 ,一望可知。正因为一望可知 ,所在“ 面子 ”往往比“ 里子 ”重要。在不能两全其美的情况下 ,便只好舍“ 里 ”而求“ 面 ”。比如做一件棉衣 ,“ 里子 ”不妨用旧布 ;“ 面子 ”则必须用新绸。又比如平时不妨吃咸菜 ,结婚时则必须大摆筵席。再比如小学校的危房可以不修 ,县太爷的进口轿车则不能不买。火车站里 ,外宾休息室总比一般候车室“ 体面 ” ,而单位一到有人来参观时 ,清洁卫生总会比平时做得好。由此可见 ,面子乃非常之时用于非常之事的非常之物。这样看来 ,它又不太像是“ 脸 ” ,至少不能简单地说是“ 脸 ”。

事实上 ,“ 面子 ”与“ 脸 ”还是有区别的。第一 ,“ 脸 ”是天生的 ,“ 面子 ”却可以后天得到 ,比如突然一下升官或发财等 ;第二 ,“ 脸 ”有美丑 ,“ 面子 ”却只有美没有丑 ,所谓“ 面子上不好看 ”不叫“ 面丑 ” ,而只叫“ 没面子 ”或“ 丢面子 ” ;第三 ,“ 脸 ”可以修饰 ,比如揩洗、剃须、抹粉等 ;“ 面子 ”却不能修饰 ,只能替换 ;第四 ,“ 脸 ”生

而有之，永随各人；“面子”则不但可以争取，甚至还可以当作礼物或薪水来赠送、发放、赏赐，或者借用。这样看来，面子又有似于“荣誉”。但是，有荣誉者因然有面子，丢面子却不一定是丧失誉。比如，一位小姐的玉体不慎或不幸被一位男士看见了全体或不可看的部份，便大丢面子，但与荣誉无关。荣誉并非人人皆有，且不会丧失，面子却是从人该有，且稍有不慎，便会丢掉。

据此，我们可以总结出面子的以下特征：一、人人必备，一旦丧失，便“没脸见人”；二、可以替换，有时会变大，有时又会变小，有时还会丢光；三、专供观赏，有人看时挂在脸上，没人看时束之高阁。那么，这样一种可以随时取下又随时地挂上的可看之物，又该是什么呢？

说穿了，它就是“面具”。面具产生于原始计会。在那个巫术礼仪主宰着部落生活的时代，它是酋长、祭司和萨满们与神灵打交道的工具。戴上它，就可以与神灵对话，甚至请神到场，为部落的重大决策指点迷津。既然连神都可以请到，当然是极有“面子”了。所以“有面子”就是“有面具”。或者说，正因为“有面具”，才“有面子”。“有面具”既然能“通神”，当然也能“通人”，也就在人群中“吃得开”。直到今天，我们还把那些“有面子”而“吃得开”的人称为“神通广大”、“手眼通天”甚至“呼风唤雨”，就因为“面子”原本是“面具”，是“通神”、“通灵”的工具。

能戴上面具与神灵对话的神通广大的人，当然不是一般的人援而是极有地位的人。所以，面子也就意味着身份、地位。一个人的身份、地位越高，面子也就越大。他们往往又叫“头面人物”，意谓群体的“头脑”和“脸面”。古史上曾说黄帝“四面”，学者们为此曾争论不休。其实，依我看来，大概无非是说他“面子”又多又大又极广，一人而“面”四方，上上下下左邻右居地都“吃得开”，所

以才做了部落联盟的总酋长。

“面子”或者说“面具”既是通神的工具，当然只能为少数神职人员所专有，怎么又成了人人得而有之而且断然不可丧失的东西呢？原来，面具不但能“通神”，而且能“通人”。也就是说，它不但表明一个人的地位，同时也表明一个人的“归属”，即他属于哪个群体、哪个阶层，类似于今之“身份证”，当然又人人不可或缺了。在原始时代，不同的氏族和部落崇拜不同的图腾，也就有着不同的面具。只要看他使用什么样的面具，也就知道他属于哪个“图腾系统”，从而判断出是敌、是我、是友。所以，面具（面子）之于人，至少在原始时代，就已是性命攸关的事。如果你没有面具（面子），那就成了一个“来历不明”的人。用现代术语来说，就叫做“政治面目不清”。“不清”也就“不亲”，必须加以防范。甚至，“政治面目不清”，比公开的敌人还可怕，因为他可能会是奸细和间谍。在“宁肯错杀一千”的指导思想下，也可能立马被杀掉。因此，在原始时代，一个人如果不能出示自己的面具，就很难安全地通过一个充满警惕的部落。当然，这里说的“面具”是广义的，它包括整个人体装饰。但因为人体装饰的重点在头部，因此也可以广义地称之为“面具”。不过，当“面具”的功能由“通神”而转为“通人”，更多地标志身份和归属时，称之为“面子”就更为贴切。总之，从原始时代起，人们就是“死要面子”的。因为没有“面子”，就很可能不但生命没有保障，而且很可能会“死无葬身之地”。要知道，连死者的葬埋和灵魂的安顿，也都是必须按照“图腾系统”来操作的。没有标志身份归属的“面子”，死了以后，便只能去做孤魂野鬼。由此可见，“丢失面子”，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、后果极其严重的事。久而久之，这种恐惧感就转为羞耻感，视“丢失面子”为可耻，进而又把一切可耻之事视为“丢脸”。事实上，在原始

时代对于那些犯下为本部落众人所不耻罪行(通奸、通敌等)的人,惩处的办法之一,就是剥夺其“面具”。失去了这一“面子”,也就失去了与自己人交往的工具,当然也就“没脸见人”,只能自个儿跑开,到不见人烟的地方去自生自灭。这种惩罚,有时比判处极刑还要可怕。中国人视面子为命之所系,很可能便是对原始时代社会生活的一种远古回忆。面子既然原本是“面具”,则它也就同时是“角色”。“角色”与“面具”原本就是统一的。无论在图腾歌舞中,抑或在现代舞台上,一定的角色都会有一定的面具(在京剧舞台上即是“脸谱”),而有一定的面具也就标志着一定的角色。角色有主有次,面子也就有大有小。但人人都有角色,故人人都有面子。为了使每个人的角色都不致错乱。就必须对每个人的面子进行规范。进行规范的这项工作就叫“正名”,而“正名”的依据就叫“礼”。

礼,作为从原始巫术仪式和图腾制度演变而来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,其核心内容,就是要求社会和群体的每个成员,都按照自己身份地位(亦即面具、面子、名)的规定,去担任和扮演一定的“社会角色”,履行这个“角色”的职责和义务,同时也相应地享受这个“角色”可以和应该享受的权利和待遇。所以,“礼”与“名”是相依存的:名无礼无以正,礼无名则无以行。同样,“面子”与“角色”也是相统一的:无面子则无角色,无角色亦无需面子。这就好比在图腾歌舞和通神仪式中,有人唱主角,有人跑龙套,一应职司动作,都由其所戴之“面具”来决定。倘若不事先确定各人的“面具”,那么,不是弄得大家手足无措,便是弄得混乱一团。同样的,仪式之后的“图腾餐”,分吃“胙肉”时,也得依照“面具”来分配。否则大家都要争吃里脊和蹄膀,或者一窝蜂上前放抢,便会影响“安定团结”,也会弄得祖宗神灵不高兴,认为不肖子孙太“丢

脸”。

“正名”即确定“面子”，确定“面子”即分配“角色”；“角色”则规定着一个人应该如何“面对”他的观众和其他“角色”。一个人如果弄不清自己扮演的是什么“角色”，或者不按自己所担任的“角色”去表演，那就出现“角色错位”的局面，当然也就“对不起”了。比如“君”是一种角色；“子”也是一种角色。好的社会政治秩序，依照孔子的说法，是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”，各按其所司之“角色”行事。如果“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”，那就非丢“面子”不可。严重一点，如宋灵公、楚成王，还会丢了性命。至少，也会被视为“表现不好”。

所以，中国人要争得一个“表现好”的“面子”，就得严格按照“角色”的规范来“做人”。“做人”一如“做戏”，都要讲究“做工”，文雅的说法叫“懂礼貌”。中国人的道德教育，往往从“讲礼貌”开始。“貌”也者，面貌也，其实也就是面具。面子、角色。皇帝面前要磕头，老师面前要恭敬，父母面前要听话，都是懂得“礼貌”的“表现”。一个人，如果懂得“礼”之“貌”，也就是懂得给别人“面子”，而别人也就会“赏脸”。“赏脸”的结果，是不但自己有“面子”，而且会连带自己的父母、亲人、朋友和上司也有“面子”。因为“面子”既然是“面”，那么也就难免会连成“片”；既然连成“片”，就难免“一损俱损”；“一荣俱荣”。比如，一个孩子在客人“面”前极懂礼貌，因而受客人的夸奖，这在于父母，是极有脸面的事。相反，如果一个孩子公然地在客人“面”前不听话，则是极“丢脸”的事，因为他不给父母“面子”，使父母不能扮演家长、教育者的“角色”。这时，恼羞成怒的父母可能会声色俱厉地加以呵斥，甚至大打出手，结果当然只能是连带客人一起都灰头灰脸。所以，那些乖巧的孩子，尽管平日里十分骄横，一旦来了客人，也会作

“懂礼貌”状。同时,聪明的女人在外人面前,也一定会装出一切大事都是丈夫当家作主的样子,以便那怕老婆的老公,还勉强能够暂时地扮演一下大老爷们男子汉的角色,不至于“丢尽脸面”。

不过,一个人“角色”,也不是一成不变的。

比如,在儿子面前是老子,到了老子面前便是儿子。此外,年龄的增长,荣誉的获得,地位的升降,财富的盈亏,都会引起和造成“角色”的变迁。所谓“一阔脸就变”,就是说地位高了,财富多了,“角色”大了,“面子”也大了。对于先前和自己“面子”相等的人,便会不大看得起。所以,中国人必须有“角色”更换以后“面子”也随之更换的应变能力和心理准备,同时也要有能保持不变的能力。具体说来是:当“角色”变小时,“面子”也要相应地立即缩小,免得人们说你不懂规矩;相反,当“角色”变大时,“面子”则不一定相应地立即放大,这样可以获得“谦和”、“念旧”、“不忘本”的好评(也是一种“面子”),也可以免遭“一阔脸就变”的物议(遭人物议也难免“丢脸”)。《儒林外史》第二回写范进中了生员。身份和“角色”都发生了变化,他的丈人胡屠户便来和他讲“面子经”,说是“你如今中了相公,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。比如我这行事里都是些正经有脸面的人,又是你的长亲,你怎敢在我们跟前装大?若是家门口这些做田的、扒粪的,不过平头百姓,你若同他拱手作揖,平起平坐,这就是坏了学校规矩,连我脸上都无光了。你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,所以这些话我不得不教导你,免得惹人笑话”。胡屠户这些话中虽不乏混帐之处,但抽象地看,也还是符合“面子逻辑”的。及至范进中了举,成了“老爷”,张乡绅亲自来贺时,胡屠户便不但自己也不敢再“装大”,甚至连“面”也不敢出了。这正是“角色”变换之后所必须引起的“面子”变换。

因此,在社会交往中,如果要想不伤了对方的“面子”,最好先

弄清对方此刻在扮演什么样的“角色”。比如你的一个老朋友、老同学或儿时伙伴此刻发达了,当了官,做了教授,出任了董事长或总经理,那么,在他的办公室里,当着他的同僚或下属或学生或雇员的“面”,便断然不可呼叫他的小名或绰号,甚至不可直呼其名,免得他当场下不了“台”。比如陈胜当长工时,与伙伴们相约云:“苟富贵,勿相忘。”后来陈胜当了王,伙伴们来找他,不懂规矩地大敲宫门,叫着陈胜的表字要见他。见不到,又当街拦道地大叫陈胜的名字。进宫以后,又大惊小怪地喳呼:“阿哟!你这小子可真阔气啊!”又肆无忌惮地乱说陈胜少时一些“隐私”。如此这般,大伤了陈胜的“面子”。结果怎么样呢?不但没能共富贵,连吃饭的家伙都丢了。

同理,要想给一个人以面子,最便当的办法就是改变他的角色,让他由配角升格为主角,或候补主角。这种升格可以有真实的和虚拟的两种。真实的如升官、升职称等,虚拟的如赐紫金鱼袋,赏穿黄马褂等。虚拟的升格还可以仅仅只是口头上的,比如称年龄、辈份比自己小的人为“兄”,或自称“鄙人”、“在下”、“区区”等。总之,只要对方在心理上感到变换了角色,就同样行之有效。这就好比演戏。配角抢主角的戏,是“犯现”(情节严重者要被开除出戏班);主角给配角让戏,则是“赏脸”——把原本属于自己的面具(脸谱)赏给对方。既然是“赏脸”,那么,它也就是“殊荣”、“恩典”,至少也是“客气”。“情份”,不能“给脸不要脸”,但也不能白要,而必须回报。回报的方式因人而异。如果对方与自己原本平起平坐,那么对方的让戏就是谦让,必须以略高一级的规格把“脸”还回去;如果对方地位高了许多,就是赏赐,自己可能已无“脸”可还,只有报之以身家性命;如果对方地位低得多,则原本无戏可让,但既有孝敬之心,自然也该“赏脸”。总之,一个人,在社

· 怨

会交往中 ,只要能处处时时记住给别人面子 ,一般地说总会有回报的。付出的未必多 ,得到的未必少 ,多半会是一种合算的买卖。

“交情 ” 与 “ 交商 ”

交朋友 ,要讲“ 交情 ”。

“ 交情 ”有深有浅。交情深的是“ 深交 ” ,交情浅的却一般不叫“ 浅交 ” ,而叫“ 一面之交 ”。“ 一面之交 ”从字面上看是只见过一面的意思。但既然见了“ 面 ” ,依照“ 人情面子原则 ” ,也就有了“ 情面 ”。不过毕竟只是见过“ 面 ” ,也许连姓名职务身份都不大弄得清楚或记得住 ,当然也就谈不上真正的“ 交情 ” ,或者说交情尚“ 浅 ”。“ 浅 ”则“ 浮 ” ;“ 浮 ”则“ 泛 ” ,所以又叫“ 泛泛之交 ” ,而“ 一面之交 ”也就不一定是“ 只见过一面 ” ,只不过是“ 交情尚浅 ”的意思。“ 交情尚浅 ” ,也可以托“ 人情 ” ,但往往不大好“ 开口 ” ,也不能“ 重托 ” ,除非是“ 一见如故 ”。“ 故 ”就是“ 故交 ” ,也就是见面很多、交往很久的意思 ,又叫“ 故人 ”、“ 故友 ”、“ 故旧 ”、“ 故知 ” ,如“ 老同学 ”、“ 老同事 ”、“ 老战友 ”、“ 老邻居 ”、“ 老朋友 ”。一般地说 ,中国人的交情 ,是与交往的时间成正比的。“ 老 ”则“ 深 ” ,“ 深 ”则“ 入 ” ;“ 入 ”则不再“ 浮 ”在“ 面 ”上 ,而能进入心灵“ 深 ”处。即使不能“ 深入 ” ;“ 老 ”本身也是“ 面子 ” ,总比“ 一面之交 ”来头大。

的确 ,中国人是很讲究交往时间之长短的 ,因为“ 路遥知马力 ,日久见人心 ” ,而“ 交情 ”一如美酒 ,越陈越“ 醇 ”。没有经过时间考验的交情 ,总让人觉得不那么“ 靠得住 ” ,也难以产生“ 恋恋不舍 ”的“ 恋情 ”。故民谚云 :“ 衣服是新的好 ,朋友是老的好 ” ;又云 :“ 新婚情烈 ,旧友情深 ”。“ 友情 ”不同于“ 亲情 ” ;“ 亲情 ”是天然

的,比如自己生的孩子,自然疼爱;“友情”则是慢慢建立起来的,要靠“积累”。“积”则“厚”;“厚”则“深”,叫做“深厚”;不积累则“薄”;“薄”则“浅”,叫做“浅薄”。“浅薄”的人;“胸无城府”(亦即自家庭院宅小墙薄,没有“进深”)。表现在交往上,一是“多言”,夸夸其谈,自我炫耀;“半瓶子醋乱晃荡”;二是“泛交”,轻佻浮薄,轻诺寡信,不知自重。这都是知识和经验缺少积累所致。中国人的学问,讲究“厚积而薄发”,交朋友亦然。“厚积而薄发”,才“面淡如水,心甘如饴”;看似平淡最奇崛,成如容易却艰辛。

“交情”虽然以“老”的好,但“故旧”并不一定就是“深交”。反倒是口口声声宣称自己与某某要人是“老交情”者,其交情往往并不很深,无非是以其“老”来饰其“浅”,一如时下某些“青年学人”,专好卖弄玩弄古怪涩口的新名词、新概念,把文章写得谁也看不懂,不过是以其“艰深”饰其“浅薄”而已。“交情者”,只不过意味着“面子大”。“老交情”有事来请帮忙,那么;“不看僧面看佛面”,看在“交往多年”的“面子”上,也不能不有所“照顾”,当然也可能只顾“面”上敷衍,这就全看交情的深浅和事情的难易了。从这个角度讲;“故交”也不一定靠得住。

真正的“深交”,是“知交”,即“知心之交”。“深交”者;“深入之交”也。只有深入到对方的心灵,将心比心,以心换心,彼此之间,心灵都成为“不设防城市”,可以自由出入,从而“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”,才是“知交”。要结知交,第一要“诚”,即以诚相待;“我无尔诈,尔无我虞”;第二要“忠”,即忠于友谊;“受人之托,忠人之事”;第三要“信”,即恪守信义;“言必信,行必果”;第四要“权”,即通达权变;“不拘泥,不苟且”。四者之中;“权”最难。孔子说:“可与共学,未可与适道;可与适道,未可与立;可与立,未可与权”。也就是说,一般人,我们可以和他“同学”,但未必“同道”,因

为道路可选择,各人选择的人生道路,未必都一样;可以和他“同道”,但未必“同志”,因为选择人生道路的动机、目的、志向并不一定相同,虽然走在同一人生道路上,说不定只是“同路人”,没准什么时候还要分手;可以和他“同志”,也未必“同权”。因为“志”是“方向”,叫“志向”;“权”是“便(通)宜”,叫“权宜”。大彻大悟之人,为了最终地实现“道”与“志”,有时不得不略作“变通”,以为“权宜”。但这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不“忠诚”,或不“诚信”,一但起疑,也就不再“同心”。所以,非得真正的“知交”,才可与之“同权”,而一旦“同权”,也就真是“将心比心,以心换心”了。

由此可见,结交“知心朋友”,真是其难无比,故云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”。许多人,终其一生,也难得一知己。但是,有一种朋友,虽不一定“知己”、“知心”,却最可依赖,这就是“患难之交”,即“同生死,共患难”的人。或是在战场上,救过自己的命;或是在受害时,掩护或救援过自己;或是在危难时,和自己同心协力,共渡难关。这种经历了生死患难考验的朋友,将是最忠实的朋友,是刀架在脖子上都不会反悔的朋友,所以又叫“刎颈之交”。道理也很简单,因为真正的友谊是超功利的。生死患难,功名利禄,最能鉴定友谊的真假和交情的深浅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汲郑列传》的赞语中说,有个下邳国人姓翟的,在先当廷尉(最高司法官)时,宾客来往极盛,把大门都塞住了,罢官以后,则大门外可以张设捕鸟雀的一网罗(“门可罗雀”一词即出于此)。后来,翟公又当了廷尉,宾客们又准备前往翟府交结,翟老先生便在门上用大字写下一行字“一死一生,乃知交情;一贫一富,乃知交态;一贵一贱,交乃情见”,说得真是再透彻也没有了。翟公的话,可以说是关于“交往之道”的至理名言。他不仅谈到了“交情”,而且谈到了“交态”。《说文》云:“态,意也”,变即“意态”。所谓“交态”,就是结交朋友